

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第四十三期後，《盤古》的文藝思想也發生轉變。一九七二年六月《盤古》第四十七期轉載了毛澤東《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三十周年》，第四十八期又發表了梁寶耳的《我對〈延安文藝座談會〉、革命樣板戲及「白毛女」的一些意見和感想》等。新的指導思想，勢必導致對於港台文學的重估。果然，一九七二年八月第四十九期《盤古》發表了《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》一文，批判港台文學。

在詩歌上，古蒼梧的看法也有變化。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《盤古》第五十七期上發表《從新民歌體看新詩發展的新方向》，將新民歌形式看作中國新詩的新方向。早期古蒼梧雖然批判港台

現代詩，但批判的只是他們的晦澀和猜謎現象，認為他們沒有繼承中國現代詩。從《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》一文看，作者已經在否定現代詩本身。其後，古蒼梧已經完全離開現代詩，轉而開始談論新民歌體詩歌。他在《從新民歌體看新詩發展的新方向》一文中談到：中國詩歌原就出自民間，後來被文人所壟斷，新詩產生以來，二十年代末期左翼評論家就提出了新詩不能脫離群眾的問題，三四十年代以後，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，民歌體盛行，古蒼梧對此評價很高。《盤古》在其後的第六十期發表了一個新民歌專輯，詩題有《秧苗插到藍天上》《鐵路修到青石山》《礦山之夜》《定叫今年超去年》等，署名有「彝族民歌」「邯鄲工人」「興隆公社劉章」「晉縣袁然」等，顯然都是內地民歌詩人的作品。

在香港本地，《盤古》注意引導香港七十年代香港青年學生的寫作潮流，倡導從生活出發，創作健康明朗的作品。「風格詩頁」停止以後，《盤古》上的詩歌一直沒有欄目名稱，到第六十九期，《盤古》出現了「盤古文藝副刊」徵稿，這次徵稿正面闡述本刊物的文藝主張：「我們主張文藝應從生活出發，在社會現實中開拓廣闊的創作天地。凡是風格明朗，內容健康的作品，我們都歡迎。題材可以多樣化，形式不必拘於一格——我們鼓勵新的嘗試。」「盤古文藝副刊」自一九七四年七月《盤古》第七十一期開始，其格式特別

之處，確如「徵稿」所說，在於他們和評論的互動。第七十一期發表了香港詩人飲江的詩《文賽撒斯廣場所見》和《我從沒有見過的那種花》，同時發表了林原撰寫的評論《飲江的詩》。第七十二期則刊登了楊明的長詩《死在戰場之外的中國兵》，同時刊登了評論劉浪的《關於「死在戰場以外的中國兵」》。到八十一期，評論是林海的《評曹禺戲劇節》，與作品沒有直接對應關係。不過，這一期「文副編委」發表了《一個文藝運動正在展開》，從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角度評論當代香港的學生文藝運動。

自《盤古》轉向以後，「風格詩頁」原來的詩人大多都退出了，「風格詩頁」時期原有的詩歌同人性解體，來稿的無名詩人增加了。《盤古》的詩歌陣容完全改變了。除大量轉載內地作品外，香港本地詩人大致有三種：一，原有的詩人中，只有核心人物古蒼梧繼續引領。他雖然論述新民歌體是現代新詩的前途，但並沒有放棄自由體詩，並且認為自由體詩與新民歌就可以互補。他轉變了自己的風格，發表了《鋼鐵巨人》（62）、《讓我們好好的乾一杯——為越南的全面解放》（82）等政治抒情詩，詩風受到艾青、何達的影響。二，香港本地的思想較為激進的詩人。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飲江，他的詩歌充滿政治熱情，不過有概念化的傾向。三，香港原有的左翼詩人。在「盤古文藝副刊」開創的第七十一期，首先就刊登了何達的三首詩《每個時代》、《快樂的思想和《詩的宣言》。何達後來常常在《盤古》露面，這意味着《盤古》在文藝觀上與香港左翼文人越來越接近了。

國學在香港

香港大專教育有一個特色，就是把很多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課程變成校外進修。書法是其中顯著的例子之一，它並非校內的常規課程；中國傳統有關的哲學、歷史、藝術課程也被邊緣化。再如，近年中大哲學系將一些哲學課程變成自負盈虧的課程，學費不低，這可能導致國學僅成為一些退休人士有錢有閒才能修讀。對國學的基本認識應從幼兒開始培養。在我看來，國學被邊緣化、被間科化的現象，正是不少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產生疏離感的一個原因。愛國思想來自文化認同。

近年，內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力弘揚，年輕一代熱愛和追求國潮，可謂愛國價值觀培養的核心。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。反觀香港，這種模式似乎並沒獲得支持。在教資會的審批制度中，國學通常被視作閒科、功用不大的學科，自然被邊緣化。在大學裏，國學類的人文科學學者，其發展空間非常有限，不如工科、商科吃香。這也是香港社會發展單一化的重要原因。

書法、文史、哲學等國學的基本，無疑需要普及化。基於此，香港

故宮文化博物館應該肩負更大使命，推動國學及國民文化教育，不妨從形成詩詞歌賦、琴棋書畫、文化生活等研究系統開始。博物館不僅舉辦活動，更是學術機構。可惜的是，現在香港的學術界和博物館可以說是切割的。博物館應是教育系統的一個部分，與教育有機結合。

香港的博物館和圖書館是時候好好發展。近二十年來，曾經也是「亞洲四小龍」的新加坡、韓國在這一方面都有量和質的飛躍。上海也是一樣。若在YouTube看看，央視或地方電視台也好，都拍了大量和國學相關的紀錄片或教育類影片，題材更是不乏《黃帝內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道德經》等。中國傳統及文化的推廣，在內地做得很好且進步很大。

香港不缺國學人才，只不過能讓他們施展的平台不多。再以書法為例，無論是傳統還是實驗創新，香港也不乏人才，卻得不到太大重視。這也許是香港目前尷尬的情況，我們身處中西文化交匯的城市，對西方帶有膚淺的理解，對中國文化更甚。因此，香港要面對現實，作出改革，才能找回一個正常發展的文化狀態。

雅俗兼賞「饒館」

九龍區鬧市中有一塊綠洲，一個廣闊而開放的平台。饒宗頤文化館依小山包而建，舊時的建築，或紅牆紅瓦黑窗的平房，或白牆黑瓦黑窗的二層房。三萬多平方米的面積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個區域，呈階梯狀錯落有致地向上分布。這是香港政府「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」項目中，首批活化建築之一。

早年這個區域是香港的邊界，館內最早的建築可追溯至「九龍關」深水埗關廠時期。「九龍關」俗稱「新關」或「洋關」，是當年廣東省海關屬下的分關，分關有多個關廠，九龍關廠於此。邊界設有稅關，有「九龍關」界石。「九龍關」之後是華工屯舍，即俗稱的「豬仔館」；「豬仔館」在數年之後被改為疫症隔離站、「荔枝角監獄」、低設防女子監獄、麻風病醫院等，至一九七五年建成精神病療養院。

不同階段回應社會不同的需要，文化館舊址在過去一百多年裏默默守護香港，扮演過不同的角色。二〇一二年六月，根據需要改為「饒宗頤文化館」並開放第一期，以後相繼建成



▲饒宗頤文化館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第二期。饒宗頤教授是廣東潮州人，他治學於內地和香港，揚名於國際，主張「學入於藝、藝融於學」，並終身踐行。饒大師學藝雙攜，人們來這裏了解他的人生，探索他各個階段的超卓成就，也參觀他優美的書法、繪畫、文獻以及影片。訪客在此可以幹很多事情，不同興趣的人到來皆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切入點，並且有所收穫。除了看展覽，冬季有冬季的節目，夏季有夏季的節目，不分季節的活動分時段地展開。我們到來時一場婚禮正在舉辦，新人在優雅的環境裏步入婚姻殿堂，親朋好友在百年建築中見證他們開啟新的生活，形式別具一番意義。

疫情以來出不了境，不少本地文人雅士來此staycation（宅度假）。周末午飯後，拉着行李箱，乘上地鐵，下車步行十來分鐘到達目的地，登上最高處的「翠雅山房」文化旅館，辦完check in入住房間，心中想着自己正在旅行，便有了出遠門的心情。

可以登高望遠，可以娛樂休閒，可以住宿可以玩，在一個雅俗共賞的地方，鬧中取靜地過一個周末，享受饒宗頤教授留下的遺產，staycation的意義得到了延伸。

房間的牆上掛着一個鏡框，上面寫着歷史文人朱熹的詩句：「半畝方塘一鑿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朱熹先生在讀書中獲取知識和道理，豐富了自己，也智慧了後人。品一品這個有文化的地方，彷彿自己也成了一個文人。



進入二〇二二年，香江上空幾乎每天霧靄蒙蒙。不知是否受大洋洲島國湯加火山爆發影響，這兩天天空海面都一片混沌。疫情下的第三個年關將至，街頭店舖已掛起春聯花牌。

有人說二〇二〇年與二〇二一年可合併，因為內容一樣，就是防疫抗疫。對於港漂人，兩年日夜廝守香港，看似也是一模一樣，但感覺又不一樣。阿棟說，我們大家兩年來的除夕夜都是一起過的，前年在銅鑼灣這裏，去年在銅鑼灣那裏。Cindy說，我這兩年除夕在哪裏？怎麼不記得了。我們拚命幫她回憶，也記不起來了。

日子快得驚人，常常上周某天在哪裏做了什麼都記不得了，何況去年前年。想作個記錄，然而忙碌一天後，簡單記枯燥無趣，細細記則不免瑣碎。可是自己在做每一件事時，精力與感情的投入感覺特別充實特別值得。回顧多年來心路歷程，歷歷在目。特別是在面對每一個選擇時，當時心情N多年後仍清晰可見。曾以為是記憶力好，現在想來是因為用情用力，每一個經歷都刀刻般雕琢在心，成了記憶的脈絡。

香港給我的記憶脈絡，是叮叮車上的夜景。從公寓到公司，四十分鐘車程。初來時人生地疏，工作忙碌。叮叮車成了唯一集吹風看景發呆於一處的好地方。沒有一年四季凍得發抖的冷氣，溫度速度長度正合適。夜半時分一個人坐在上層靠窗位置，街頭霓虹光影跳格子一樣跳躍着，木窗櫺像一個個相框，閃過一幀幀圖像：佳偶在前立法會大樓叮叮車站拍婚紗，百年老叮叮老建築襯托着新人麗影；醉歸的西人從蘭桂坊歪歪斜斜走出；灣仔舊街區的煙火下報攤老人徹夜守攤，也有佝僂身軀的老者拖着紙皮蹣跚而行；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流連於銅鑼灣商區；維園的長椅上、跑馬地的地下通道，無家可歸者搭着帳篷過夜……周三晚上看完跑馬的人，帶着小有斬獲的喜悅或輸馬後的失落從帳

香港脈絡



▲天星小輪在夜幕中的維港搖曳。

資料圖片

篷邊走過。即使遊行隊伍穿城而過，街市的煙火依然蒸騰，跑馬場的呼嘯依然喧騰……

香港給我的記憶脈絡，是腳步走過的街景。若步行，港島北區四條路：德輔道、皇后大道穿過鬧市，堅道依山，海傍路沿維港。起初走德輔道，一是沿叮叮鐵軌容易辨識；二是邊走邊逛不覺累。後來發現這是一條「燒錢路」，總是忍不住買買買，到家大包小包，花錢花到心虛手軟不疚，有的衣服迅速寄給姐妹，心理平衡一些。「燒錢路」變成了「剁手路」，發誓不再走。換成皇后大道——但這條街與德輔道異曲同工，仍主打買買買，並且小店更多，有的大門前門在德輔道，後門就在皇后大道——再次捨棄。走半山，樹木參天，一路清幽。累了還可到香港公園小坐，看看花鳥青蛙大玉蓮，聽聽教堂鐘聲。走海邊，路程稍遠，但全程看海，海風習習，一路清爽。通勤輪渡沒風波浪尖，一字排開的碼頭承載着這個城市的繁忙與悠閑。對岸尖沙咀高樓燈影閃爍，紅帆海盜船、綠殼天星小輪搖曳着講述維港兩岸百年故事……

香港給我的記憶脈絡，是眼睛看過的場景。詩優雅，港島的赤柱、石澳，房屋樹木街頭酒吧都將氣質拿捏得死死的。論故事，近處有港島的中環石板街、陸羽茶室鋪記、上環荷李活道，偏遠的有荔枝莊大澳，每一盤菜餚、每一張寫菜的薄紙、每一棵根

脈嶙峋的榕樹、每一個遺棄的村莊、每一階崎嶇的石板——不知道它經歷了什麼，但就是覺得它一定經歷過什麼。論大氣，有西貢、大嶼山。登上每一座山頭，都是一幅千里江山圖，蒼山翠海，氣象磅礴。橋咀半月灣的五色海灘菠蘿包，船灣遠眺大鵬灣帆影點點。紅石門、芝麻灣走上十來小時，縱然只得一瞥，紅色海岸驚艷、港珠澳大橋亭亭玉立，千辛萬苦也值得。

香港給我的記憶脈絡，是心靈顫動的情景。曾經陪伴母親，在跑馬地乘涼至深夜，在赤柱的古井媽祖廟望海，乘街渡在橋咀洲吹海風。曾經力勸小寶從國外經停香港一晚，只為體驗一頓（我認為的）頂尖大餐、泰菜（結果經典的咖喱蟹當天沒有，只有咖喱蝦）。與閨密Connie一起逛街談文親如家人；與敏姐一起到火炭農莊包餃子；與同一星座的Chloe每年必找一特色小館過生日……疫情兩年，一群港漂與港友抱團取暖，三日不見如三秋，毫無審美疲勞，除夕夜十餘好友大團聚開春。在荷李活道的夜色中茶敘，在遊船上的生日會賞漫天晚霞，在大哥家望赤柱白帆，吃榴槤聊人生，從去年大年再約今年……

珍惜讓人不留遺憾，投入讓人學會銘記。常常告訴自己：所謂情懷，就是發自內心地熱愛，不計功利地投入。每一個用情用力都認認真真，那樣就好。

虎笑寅年



市井萬象

為迎接壬寅虎年，上海博物館聯袂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舉辦「虎笑寅年——中日虎年迎春展」，展出十件文物（含線上展品），包括上海博物館甄選的六件精品文物，以及來自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的四件交流文物。展期至二月二十七日。

圖為展出的上博館藏西漢鑒金虎鎮（前）。

新華社

